****第十五回  打擂台巧遇良人 逢劲敌误失骊珠****3 w' A9 |$ Y& i\* ^6 n  
. b/ [7 g$ d% K9 U+ E5 I  
约又过了数载，飞龙郡主时时阅览天书，把兵器法术练的精熟，又把龙珠用真火锻炼，可以放火吸水，吞雾起云，并能摄取别人法宝，晶光一起，任是什么奇珍异宝，宛如磁石引铁，立时吸将过来。% U- Y  ^+ k3 ]: m  
  
飞龙得意非常，却又有一件烦心事，数年来身躯渐渐长成，抚形自顾，宛然一妙龄女子矣。日日揽镜相照，只见眉横翠黛，眼净秋波，略施脂粉，丰姿绰约。更可异者，年虽尚幼，一点欲心，早有时勃发如火，不能按遏。  
  V. p5 Z: h. O  z0 i; V  
一日正值三春时候，飞龙来到后园闲逛，但觉风和日丽，鸟语花香，一派春光，正是怡人天气。飞龙正在恣情观玩，却见那边来一园童，笑吟吟对他问道：“小姐，呆立在此做甚么？”  
  
飞龙见他眉清目秀，粉面朱唇，心中不觉十分留恋，便紧紧的搭着他的手，随那童子行去，转过假山侧旁，见里面有一座亭子，两旁围着纱窗，中间设着杨妃睡榻，榻上枕褥齐备。那时被童子引进亭中，竟拥抱入榻上求欢。飞龙此时已是撩乱春心，不能止遏，只得顺水推船，凭他宽衣解带，款赴阳台。  
  
二人正欲偷试云雨之事，忽听得后堂里一片声叫起“有贼”来，唬得飞龙忙忙推开童子，翻身下榻，束好衣裙，急取了宝剑，赶到大殿来，方知是有贼变化前来，欲盗取舍利子，却被兵将看破，已然走了。飞龙悻悻然回闺房歇息不提。  
$ D6 i8 u0 f. u% q! n  
常言道：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些许风言风语竟渐渐传到驸马耳朵里。驸马踌躇一日，到晚来与宫主夜饭，不提此事，只商议道：“常言道男大当婚，女大须嫁。如今飞龙年已长成，只管留他在家，不是长久之计。他的终身，也是不了。”# u+ t3 A0 v% r) h\* K3 X2 ^, w  
  
宫主道：“女儿尚且年幼，何忍推他出去！况且你我膝下并无第二个人，还是赘一个女婿在门帮家过活，你我也得个半子倚靠。”驸马道：“我意亦是如此。原有那牛魔王之子圣婴大王，论相貌论本领，与女儿倒也相配，可叹被那南海观音捉去了。只好明日写个庚帖送与众亲，各留心访个快婿。”宫主道：“极是。一人之见闻有限，千里姻缘似线牵哩。”) ?9 G+ R# J" d  
  
话说驸马将飞龙庚帖写出去后，远近皆知是位女娇娥。那些山精野怪全不照照自己形相，是满面的豪横；也不量量自己材料，是满肚皮的草包，央亲问友，做几首歪诗、几篇烂文字，寻个当媒妁的送到龙宫，一时络绎不断。飞龙大怒，都扯得粉碎，又对驸马、宫主撒娇道：“孩儿要常伴父母，是不嫁丈夫的！”  
  
驸马暗想：“女儿从幼娇养惯了，好的是顽耍。以女儿的本事，也断断不肯明珠暗投。不妨在乱石山前设一擂台，立一招夫牌，不论诸色人等，到来与女儿比校武艺，倘有能胜过他者，自愿赘在本宫，岂不甚好？”与宫主商议妥当，又与飞龙说了。飞龙觉得有趣，便一口应允下来。驸马随即写下英雄贴，四方遍撒。( f, C/ F5 l7 N2 R' Z0 H  
  
数日之后，乱石山中，幽林之前，参天苍苍翠竹旁，青青古松秀野边，搭起一座大擂台，台口挂的是大红缎泥金字对，上联写：“台前武艺居人上”，下联写：“天下英雄入彀中”，台中间挂的大红缎泥金字匾，写四个大字：“先声夺人”。 午时三刻，万圣宫主拈香焚起，祝告天地，愿女儿招个佳婿，只见台下高高下下，攒攒簇簇，俱是五岳三山四海中云游之散客，奇奇怪怪之精灵，看者纷纷，摩拳擦掌的也不少。  
  
过一会，只见起一团怪雾，几阵寒风，彩霞笼五色金光，瑞云起千丛艳色，飞龙郡主跃出台来，顿时满堂喝彩，怎生打扮：% u! E2 A) @2 O+ h- x7 c  
1 s6 S  g' ^) v! n0 H3 p) V  
头束五色绫帕，梳个坠马髻发，左边戴的翠凤衔碧珠围花，右边戴的金龙嵌红宝石花。披元色十八瓣绣花油肩，大红珍珠领。穿玉色湖绉绣花袄，元色百摺裙。两边插起分开，露出嫣红绣花裤。足下三寸花鞋，更显得妩媚娉婷。  
  
飞龙威风抖擞，娇声朗道：“列位豪杰，有能者哪个前来赐教？”  
7 N) ]5 x+ X\* @) `  
台下立起个金鱼精说：“好个标致人儿！我溜他两招看看。”爬上台来，却被飞龙用手一指，就跌个面磕地的筋斗，爬起来又奔飞龙，说：“我们再来玩玩看。”却被飞龙虚跃一跃，在右胁下钻过去，一手将他直托将起来，娇叱一声“下去！”直撺下台来。台下齐声喝彩。鱼精摸着屁股说：“不好了，这一摔怕是要害头风，再也不敢惹他了。”3 T: r5 y  T1 B1 k5 W' h, p  
. o$ p% j- g. E2 {  
又有个豹子精咋舌说：“老子要上去打，怕受不住这一跌。”又有个鼍龙说：“你这厮没有用，让我去会会这美娇娘。”上了台才动手，飞龙见他身子长大，忽地转身便走。鼍龙径直追来，飞龙却把身子一闪，绕到他背后，扭住他手，鼍龙跪下来磕头，说“求姑娘松了手，我家再不想你这没核枣吃了。让我好好爬下台去，不要跌杀我。”那班看的个个大笑，台下一轰如雷。  
' |$ B- [3 I" y4 n. ~  
忽有一壮士，身体粗大，一掠而上。飞龙见他面如蓝靛，发似朱砂。头戴赤巾，身穿蓝袍，足踏多耳麻鞋。声震如雷。飞龙连忙动问：“来者何人？”来人答应：“你这女娃有眼无珠，不识某赤松林獬廌大王！某家见你纵意行凶，卖弄骚情，因此特来打擂。非贪名利，又非好色。若要罢手，即刻收了擂台，若然执拗，莫怪当众打你出丑！”% N: R" \1 Y\* A5 ^6 t  
' H; J6 E& F: k3 ^+ `\* z1 @  
飞龙冷笑：“你自奋其能，本郡主打擂一日，见尽多少英雄，岂惧你一莽之夫！”獬廌不言，用双拳照脸打去，好比双龙出海之势。飞龙用双手摘开，犹如将军解甲之形。獬廌双臂接着劈落，正似泰山压顶之象。飞龙不敢硬接，疾忙闪身，用左手一丢，好比千斤之重。獬廌用左足踢去，恰如莺欹独立之势。飞龙见他猛力无双，恐防有失，暗暗念起咒语，随即平地起风。飞砂入獬廌眼目，刹时昏花。飞龙用左腿一兜，獬廌翻跟斗坠落地下，好似饿狗抢糟一般。獬廌汗流浃背，满面通红，怒发于心，垂头丧气而逃。6 u5 x- R$ Z" m9 l% c  [  
  
飞龙连胜数场，心中欢畅，欣欣然回闺房歇息。候了些时刻，飞龙却不露面，派花奴带着一众侍女在擂台上耀武扬威，齐声高叫：“谁敢上台？  
  
台下嘈嘈杂杂，议论纷纷，竟再无一人敢搦战。突然一个响雷爆起，一道霹雳把金匾劈作两段。众侍女骇然，忙忙跑至闺房，言知：“报知郡主，有人将郡主的金匾打为两段，正在山上等候着，要与小姐比武哩。”飞龙闻言，欢欣雀跃，花容生怒曰：“世间还有此狂妄之徒？”忙忙披挂好了，来到擂台上，把那眼侧瞧来人，心中便有几分骇异。见来人是一少年公子，头戴英雄巾一顶。身穿白罗袍，足踏快履。面如冠玉，眉清目秀，齿白唇红。驸马也在侧暗观，觉此人相貌不俗，雅度风流。& k4 }7 W; g. Y4 t  
  
飞龙郡主微笑启齿，命侍婢前问：来打擂台之人，姓甚名谁？+ r8 E. h! y' C; I  
  
来人答曰：“特来打擂，何须细问。”$ g/ S3 Y) k3 C\* ^  
  
飞龙纳罕，也不多问。二人比武起来，来人用起平生之力，有龙摇虎噬之势；飞龙演出左右风拳，恰似推山塞海之威。公子回身，借彼之力，向飞龙天庭一撞，似鹦哥饮水之形。飞龙将身闪避，用脚朝公子丹田一踢，好比孔雀登枝之象。  
  
斗了数十合，飞龙跳出圈子，道：“拳脚分不出高下，不妨比剑如何？”公子依允。两人取剑在手，才对了不多几个回合，宫主便道：“算了罢。剑对剑俱是锋铓，不是顽的。” 驸马却道：“夫人放心，且再看看。不妨事的。”  
\* X1 Z9 j/ ?- v5 S  
只见他二人比并多时，不分胜负。公子先前不过搪塞虚架。后见飞龙颇有门路，不由暗暗夸奖，反到高兴起来。凡有不到之处，俱各点到，点到却又抽回，来来往往。忽见公子用了个垂花式，斜刺里将剑递进，即便抽回，就随着剑尖滴溜溜落下一物。又见飞龙用了个风吹败叶式，公子忙把头一低将剑躲过。才要转身，不想飞龙一翻玉腕，又使了个推窗撵月势，将公子的头巾削落。  M1 T3 E( k; F\* i' x6 j1 o8 b  
  
公子一伏身跳出圈外，声言道：“真好剑法也！”早有侍女过来，拾起头巾，撢去尘土。花奴过来捡起先落下的物一看，却是郡主耳上之环。郡主脸一红，便上前对公子道：“是小妹先输了一招，休要见怪。”2 Q5 f; Z( s& t# D  b7 L6 N  
: s( u1 P. H/ U7 D3 d  
台下顿时喝彩响成一片，噪嗾之声不绝于耳。0 W6 d+ ^7 w" }  
  
郡主假作恼恨，花容忿色道：“剑法上是你高出一筹，不知长兵器可用得？”  
  
公子闻言笑曰：“郡主小姐定要与小生比较，甚好。不知郡主用什么长兵？”6 C: E1 k1 m+ N. |  
  
飞龙郡主命侍女们取一丈六尺绣鸾刀来，公子取一把长枪。两人摆个架势，公子长枪一起，当面刺过去，小姐鸾刀撇开，男女刀枪并响，大战数十合。  
  
飞龙见公子枪法委实高强，暗暗称奇：“倘若奴家非从天书中教习刀法，断然敌他不过。”心中暗喜：此子有潘安宋玉之美，真乃凤凰池上客，龙虎队中人，今若与他酣战，实在费力，况他枪法甚高，大称奴怀，不免弄些法术，降服他豪杰之心，方肯允结和谐之愿，岂可当面错过？一施此名山美玉，天涯海角遍寻，再难觅胜此佳公子也。  
\* T+ Z% p, K+ h+ O  
飞龙主意一定下，将鸾刀虚挥数下，竟腾云诈败而走，公子一见，也驾云紧紧追上。! q$ C$ \_0 F" z  
  
两人落在山凹僻静无人之处，飞龙回首媚眼一瞧，曰：“公子，今者尔我本领已见，但公子既胜于奴家，要奴家拜服不难，但该依着帖中的言辞，回见过吾父亲，成允此事，方才了得。”+ U/ S1 I2 }3 q4 k  
  
公子曰：“小姐要成允什么？但明言知。”3 D; h\* Q1 N8 R\* d( o, k  
  
飞龙曰：“公子休要多诈，难道汝不通文字之理？奴家英雄帖中文字说的缘故，想来汝已看过，特意将匾打碎了，是有来因也。”语毕，眼角留情，又将玉手一招，微笑带羞，桃红满脸。9 i9 d4 f# K9 X6 M3 m/ c) F# {  
9 O9 G+ v( ^; Z( |  
却不料公子呼道：“小姐，婚姻二字，乃人伦一生之大节。今日我不过一时愤而出手，你我终究不过萍水相逢耳？小生祖宗以来芳名颇以清白自许。只可惜小姐有闭月羞花之貌，沉鱼落雁之容，可恨与小生家传不合，只今求小姐见谅，将此段良缘另寻佳偶，自有相当合时者。”+ J5 `$ v' Y! P  
' O% @/ z! M7 L- W& x( `; d  
公子此语，分明戏飞龙以女求男，不知羞耻之意。飞龙郡主听了，觉得羞惭起来，怒而喝曰：“好匹夫，奴家乃好意好言以劝勉，汝却是个无情薄行之徒！且看刀枪上拼个高低。”  
. n! t! w& K) B% c: z, y  
当下且咬住钢牙，鸾刀挥发不住，公子长枪急架相迎，两人又力战起来，再抖精神。奈何男女两不同心，一个要演英雄，一人要成夫妇。  
) ?# d# S2 c% {% h& T  
飞龙想又诈作败下，跑入一所松林，公子带怒杀得性起，飞一般赶来。飞龙即回身带笑，呼道：“公子且息怒，彼此天涯，偶逢机会，未必无缘，今非宿仇有恨，何苦认真来战斗，反不若与奴回去禀知家严，结成姻眷如何？”9 g  ]0 l4 \' a/ A" o  
  
公子冷笑曰：“小姐既今难敌小生，何必痴心混闹！偿还尔一枪，待吾去罢。”一枪挑去。飞龙咒念法言之语，将公子长枪一指，恰似泰山一般沉重，仅仅提揭得起，正振动不便，飞龙长刀撇去，公子举枪一架，反退数步，不觉羞怒起来。飞龙正得意时，却不料公子啐一口，又是一枪刺来，飞龙猝不及防，被公子杀的汗流满背，遍体生津。  
  
两人彼此不由都吃一大惊，不敢轻敌，都施出全力，拼命刺击。一来一往，战有二十几个回合，却把公子杀得性起，纵身一跃，起在半空，喝声：“兀那丫头，瞧小爷的宝贝来也！”飞龙一看，原来是一粒红珠，在空中碌碌滚着。  
  
飞龙只觉得浑身如火烧一般。渐烧渐热，渐不可当，不由心中大怒，喝道：“好小子，怎敢寻本郡主开心！你有宝，难道别人就没宝么？”一声娇喝，也把自出生时娘胎带来的宝珠喷出，立时满天金光，将红光敌住。二光相斗，弄得半空中全是金红之光，闪闪烁烁，来来往往。7 X/ T5 Y5 u5 |4 g  
" T1 s  B- z. Q8 q2 p  
这时虽当正午，那强烈的阳光，早被二光掩住，一点都现不出来。倒吓得许多百姓惊疑害怕，大家关起门，躲在家中，不敢出头。" `: e9 E1 h0 M/ X0 B2 i9 \4 L  
  
这飞龙和公子相持有个把时辰之久，兀自不分胜负，心中又不晓得那红珠是什么东西，居然和自己的龙珠相持？想道：“不如用个法术，将他这珠子抢到手中。一则可以灭那厮的威风；二则自己的龙珠，有了配对，却也好玩得很。”飞龙便暗中念动真言，伸手向红珠一招，果不其然，红珠应咒而至，落在自己手中，红光亦渐渐散了。- p; M7 E( \_9 P  
$ S8 L0 }/ p/ O8 {  
飞龙正大悦，忽觉自己所发的金光，也变成了游丝一缕，渐不可见，不禁吓了一大跳。抬头一望，可不是自己这龙丹也已到了公子手中？却似双方交换了一颗珠子。虽说胜负不分，但须知这是本人精气魂魄炼成之宝，物各有主，别人不能使用。二人竟似丧了一半法力，才都懊恨起来。  
4 @. J, e. H0 y, k% o  
又是公子先发火性。只见他摇身一变，变成一条大龙，头尾相去三十多里，两只眼睛乌溜溜向着飞龙，张开血盆似的大口，奋然向飞龙扑下。飞龙这才看出那公子原来也是同道，便扭身显出原形，是一条肋生双翼的银龙。两龙相见，互相盘旋，只把大块青天，弄得忽明忽暗，雾散云飞。吓得那下界众生，家家闭户焚香，人人磕头礼拜。  
+ l- u2 X1 b# W- ~  x  
这一场双龙恶斗，究竟谁胜谁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